

庸盒外編

欲乎知

好學

PDG

光緒壬寅年仲春
秦中官書局石印

光緒丁亥余編庸庵文得五十五首己丑冬續編後出得十九首
比出使秦西間見恢奇稍有論述直抒胸臆然縻於使事卒卒無
餘閒不遑復研古文辭時用自慰一日歎行篋塵未錄之舊文大
較指陳時務振筆疾書者為多亦有前此偶軼至今始蒐得者不
忍卒棄稍加甄次自甲子至壬辰都為四卷凡七十一首郵致余
友蕭君敬甫校而存之以備他日自鏡云時光緒十有九年癸己
春三月三日無錫薛福成自序於倫敦使館

凡例

一外編各類與正編稍異有正編有而外編無者有正編無而外編有者是以位置先後次第不能盡同茲參酌諸家體例首論說次書後次序次書牘次贈序附壽序次傳次書事次碑次墓誌銘次記次哀辭祭文各類按年月先後為序而以代作者附各類之後一幕府代擬奏疏關繫大局者不下數十篇今已選其尤有關繫之作七八篇刊之正續編中其餘擬置之別集所以是編獨無奏疏

一幕府代擬除奏疏外惟書牘一類為尤多亦可藉以攷覈時事表裡史學今因曾李兩相幕中所擬書牘卷帙不少擬另選時刻別集故正編外編采輯不多

一正編體例較嚴並不收列壽序茲編亦僅錄三首至各類所用體例大致與正編相同

一文後或錄評語凡擡頭之字概作平擡體例均與正編相同

庸庵文外編目錄

卷一

選舉論上 甲子

選舉論中 甲子

選舉論下 癸酉

海瑞論 癸酉

葉向高論 癸酉

審機 癸酉

洋貨加稅免釐議 辛巳

酌議北洋海防水師章程 辛巳

許巴西墨西哥立約招工說 見出使四國日記

檀香山土人日耗說 見出使四國日記

上古多龍鬼野獸說 壬辰

天堂地獄說 壬辰

西人七日禮拜說

壬辰

大九州解

見出使四國日記庚寅

壯戶解

壬辰

卷二

書周官廿人後

壬辰

書漢書惠帝紀後

癸酉

書漢書高后紀後

癸酉

書漢書文帝紀後

癸酉

書漢書外戚傳後一

癸酉

書漢書外戚傳後二

癸酉

書漢書外戚傳後三

癸酉

書漢書外戚傳後四

癸酉

書漢書外戚傳後五

癸酉

書漢書外戚傳後六

癸酉

書漢書外戚傳後七

癸酉

書漢書外戚傳後八

癸酉

書漢書外戚傳後九

癸酉

書漢書元后傳後

癸酉

書五代史唐家人傳後

庚辰

書明史熹宗懿安張皇后傳後

丁亥

書黎靜園先生譜後

戊子

合肥蘇氏族譜序

癸未

寄龔文存序

乙酉

全氏七校水經注序

戊子

代曾侯相忠孝錄序

辛未

代曾侯相丹陽朱氏族譜序

辛未

代李伯相日本某居士集序

戊寅

代李伯相重鋏浚濱遺書序

戊寅

卷三

上曾侯相書乙丑

答友人論禁洋煙書丁卯

答友人書乙亥

答某觀察書辛巳

上李伯相論援救越南事宜書癸未

上李伯相論與英使議約事宜書丙子

與張副都御史書癸未

代李伯相答朝鮮相李裕元書丙子

代李伯相再答朝鮮國相李裕元書戊寅

代李伯相三答朝鮮相李裕元書己

卷四

送吳南屏遊廬山序戊辰

送日本某居士東歸序戊寅

誥授資政大夫江蘇巡撫張公五十壽序 癸酉

蕭母黃太淑人八十晉一壽序 丙子

章母沈太宜人七十壽序 甲申

馬貞安傳 壬申

例授文林郎舉人崔君家傳 壬午

薛氏殉節華夫人顧夫人家傳 辛卯

書方烈婦事 己卯

書涿州獄 丙戌

定海三忠祠碑

浙東遺愛祠碑

代李伯相羅太夫人墓誌銘 丙子

代李伯相前陝西按察使權巡撫事張公墓誌銘 己卯

代李伯相 誥封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徐公墓誌銘 己卯

代李伯相直隸按察使丁公墓誌銘 辛巳

登泰山記

丙寅

觀巴黎油畫記

見出使四國日記

庚寅

俄羅斯禁蒐古碑記

壬辰

向伯常哀辭

乙丑

祭莫邵亭先生文

辛未

祭季弟文

辛巳

庸庵文外編卷一

選舉論上 甲子

無錫薛福成叔耘

方今人才之進取諸制藝制藝之術果可以盡人才乎明初設科始尊制藝謂其能開發聖賢意也謂其根柢經史足徵學問器識也遷流既久文日積日多法日講日新一變趨機局再變修格調三變尚辭華浸淫至今歐天下數十百萬操觚之士散精億神於制藝之中不研經術不攷史事辨性理之微言則驚為河漢講經世之要務則詫若望洋每歲報巍科登顯第者大抵取近科程墨轉相剽襲同其文不必同其題有其辭不必有其意苟有舍是而別於心得高古絕俗者有司往往擯不錄夫人情皆憚迂遠慕速化古今理亂得失興壞之故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要求之者數十年難窺聞與仍無當於進取之數孰若綴緝膚辭規撫時調博清顯於數年間哉先儒亭林顧氏有言八股盛而六經微十

八房興而廿一史廢易堂諸乎遂創謂秦皇以不讀書愚黔首明
祖以讀書愚黔首殆有為言之也且時人至今日非獨其文之誦
隨無足尚也今即有一能文之士於此一旦登要職握事權其經
世宰物未必稍異於恆人也是何也設之以素所不習也彼其平
居所熟習者不過曰孰為天崇國初孰為名家大家而已夫先輩
不可廢滅之文豈竟無得於實學者哉我譬諸水六經海也諸子
百家江湖也天崇國初名家大家之文取河海江湖之水置諸溝
渠以資灌溉則涸可立換豪賈入五都之市俾閱瓊寶齋所望
斥巨貲輦貨以歸久之而因此得售者稍多焉則所積不溢於所
陳之外久之而相踵得售者益多焉則焜耀通閭者無非偽物以
炫人耳目是故明初以制藝取士徵實學於制藝之中今世以制
藝取士別制藝於實學之外積重之勢然也或謂制藝信不足取
士矣自有明以逮近今凡魁儒碩學與夫環珞卓犖名世之大賢
曷嘗不以制藝進哉是不然夫天生異才必使出為一世用其

然不可泯沒不為末流所驅煽者固有之矣我知夫二百年來聰明才傑之資迤邐場屋槁項薰蕕以老死牖下者肩相望也然則如何而可得人才乎曰制藝之盛已五百年至今日而窮矣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為今之計其必取之以徵辟而試之以策論乎黜浮靡宗實學獎薦賢去一切防閑破累朝積習則庶乎可以得人矣

選舉論中 甲子

或曰然則徵辟獨無弊乎今即以科場論自扁門搜檢以至糊名
易書防檢嚴矣然且一有弊漏百弊叢生若以薦舉事付有司其
能無弊乎曰是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上以苟賤不廉之心虞其
下則下亦以苟賤不廉自待不治其本而防其末防之者益周應
之者益巧矣且使為有司者而賢與必能蒐訪幽隱薦揚才傑其
可以得士之術十倍科第非若冥搜窮索決片刻之短長於文藝
之末也為有司者而不賢與則其人不可一日加於民上不當待
取士之日而始防之也竊嘗觀漢唐宋之世自賢良方正以逮直
言極諫等科皆大臣有司薦之天子試之非常之人往往而出
本朝博學鴻詞一科其被舉者雖有赴有不赴或赴而不用若湯
潛菴顧亭山陸稼書李中孚以下凡道德經濟之彥指不勝屈未
聞有庸陋關茸之士廁其間是何也朝廷苟真切求之非才望卓
著與束修自好者不敢妄以應

詔即有幸獲虛名者十不過二三且其才器必稍有過人者若今之科舉無論有司百執事之弊未必能無無弊矣而夾帶槍替勒襲之弊斷不能絕諸弊絕矣而所取之允推名手者多不過十之一耳能文之士之有潛德有實學者亦不過十之一耳是百人而得一人也是故以科舉取士雖諸弊皆絕而百人僅得一人以徵辟取士雖弊端偶見而十人可得四五或曰徵辟之盛三代下莫如漢然末流之弊士以標榜相尚甚至矯飾名譽非議朝政則何如渾賢否之名而息其爭競之心哉曰是所謂因噎廢食者也夫漢之立國四百年風俗樸茂政事清明獨非得士之效與其後上無明君朝無是非諸名士乃爭相倡和樹朋黨然上下知異清議漢之賴以維持者數十年且凡物不可偏重偏重必敝今科第之偏重久矣宜以徵辟之法救之若子所言其弊當見於數百年後救之之術在後之人非愚所敢知也

○曰今之孝廉方正與各省優貢乃仿古徵辟之法未聞得士

○科第也曰天下大勢所趨

恒視上之輕重以為的今舉天下惟科第是慕其不由此進者則概指為他途未聞上下交輕猶可以得人者也况孝廉方正之目間數十年一舉其中真偽參半若嚴先生如煙羅忠節公澤南皆舉孝廉方正未可謂所得之不如科第優貢則曩時有司奉行故事而已今進用之塗已稍改得人固不遜於科第也然則今之取士宜如何曰常科之外宜開特科常科以待天下佔畢之士試策論論仍以四子五經命題特易其體格而已策則參問古今事問之古事以覘其學問之今事以覘其識勿以一節之長而遽取必統觀其實學勿以一句之疵而遽黜必合校其三場特科以待隱逸之士不羈之士及才行素著久困場屋之士令內外大臣薦舉天子親試之廷取其學通古今器識閎偉者授以職罷者以禮遣歸其科或賢良方正或直言極諫或博學鴻詞隨時設目其舉之也或一二十年或五六年凡俟有大政事則舉之大謀議則舉之大恩則舉之災異則舉之舉無定歲取無定數其已得科第者五